

《红楼梦》研究之“忏悔”说

伏漫戈

(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)

【内容摘要】《红楼梦》研究中“忏悔”说为人熟知,此说产生于清代,20世纪前半叶一度流行,目前,仍有信奉者。“忏悔”说宣扬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的忏悔录,它的前提是承认《红楼梦》为曹雪芹的自传,此说的立论、依据、论证存在显而易见的错误。

【关键词】《红楼梦》 曹雪芹 研究 忏悔

中图分类号: I207.411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7-9106(2012)01-0093-04

《红楼梦》研究中,有一种观点颇为流行,即“忏悔”说,此说主张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的忏悔录。

“忏悔”说产生于清朝。解盦居士在《石头臆说》中论道:“作者以生平玩福真事,写成梦幻虚无,故太虚幻境即真如福地也。孽海情天之额,后又改为福善祸淫,是作者忏悔之意也。故云风月宝鉴宜反照不宜正照。全书之旨在此,读者须知此意。”^{[1](P190)}解盦居士认为作者因为风月情孽而忏悔。江顺怡在《读红楼梦杂记》中也说:“该《红楼梦》所纪之事,皆作者自道其生平,非有所指如《金瓶》等书意在报仇泄愤也。数十年之阅历,悔过不暇,自怨自艾,自忏自悔,而暇及人乎?”^{[1](P208)}江顺怡虽然没有提及《红楼梦》的作者为何人,但是他认定《红楼梦》是作者回顾人生经历的忏悔之作。20世纪赞成此说的主要有俞平伯、平价生、陈辽等人,俞平伯在《红楼梦辨》中说:《红楼梦》“总不过是身世之感,牢骚之语。即后来底忏悔了悟,以我从楔子里推想,亦并不能脱去东方思想底窠臼;不过因为旧欢难拾,身世飘零,悔恨无从,付诸一哭,于是发而为文章,以自怨自解。”^{[2](P189)}俞平伯认为作者在感情失败,生活落魄的情形下,痛悔不已,著书抒怀。平价生在《曹雪芹的忏悔录》里说:“我便是坚信着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自述生平之作的一个人,现在又想要强调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的忏悔录了”,“我现在认定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的忏悔录便是从贾宝玉的一生看出来的。”^{[3](P1098)}他解释曹雪芹产生忏悔之情的原因是:“他愿在脂粉队中去消磨他的时光,愿在披风抹月之词上面用工夫,结果是功名爱情都不遂意,又遭家业的凋零,这在他是不无忏悔的,所以整部的《红楼梦》当中都是充满了忏悔……”^{[3](P1098)}21世纪,主张“忏悔”说者主要有朱寿桐。朱寿桐在《〈红楼梦〉忏悔主旨论》中说:“曹雪芹所著的《红楼梦》乃是他自己通过贾宝玉这一自拟形象体现了鲜明的一贯的忏悔主旨;而这种忏悔克服着并消解了一般理解上的‘叛逆’思想。”^{[4](P107)}朱寿桐把忏悔的原因归结为“身无长技,潦倒不堪,无才补天”^{[4](P109)}和“风月

情浓”^{[4](P110)}。

“忏悔”说赖以形成的基础是相信《红楼梦》为作者的自传,解盦居士、江顺怡、俞平伯、平价生、朱寿桐对此有明确论述。他们之所以认为《红楼梦》是作者的自传,其依据是作者在书中的自述。由此看来,“忏悔”说是对自传说更具体、更深入的阐释,如果说“自传说”是对曹雪芹身世的探讨,那么“忏悔”说就是对曹雪芹精神世界的挖掘。胡适在《红楼梦考证》中揭示了“忏悔”说和自传说的关系,他说“曹雪芹即是《红楼梦》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‘我’”^{[5](P99)}。袁圣时在《红楼梦研究》中,对此有进一步的论述,他说:“迨胡适先生《红楼梦考证》出,始知此书确为曹雪芹作,而雪芹又实‘生于荣华,终于零落,半生经历,绝似石头。’乃知《红楼梦》所写,盖雪芹先生之忏悔录也。”^{[3](P1388)}

梳理“忏悔”说的主要论据,有六点值得探讨:第一,曹雪芹是否贾宝玉;第二,贾宝玉是否忏悔者形象;第三,作者自述创作动机与作品内容是否一致;第四,如何理解“补天”思想的含义;第五,作者是否具有佛、道思想;第六,贾政是否与贾宝玉对立的正面形象。下文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。

第一,曹雪芹不是贾宝玉。曹雪芹并非贾宝玉,这一点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,但还是有人把曹雪芹和贾宝玉混为一谈。把曹雪芹和贾宝玉划等号就是罔顾《红楼梦》为小说的事实,而把它当史传看待,小说和史传的本质区别在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是虚构的,即使基本情节和主要人物都有生活原型的小说,它也不是史传,纯粹写实的小说也要遵循虚构的原则,即使自传色彩浓厚的作品,人物依然是虚构的艺术形象,而不是作者本人,作者是创造艺术形象者。作者的身世、经历、感情渗透到作品中是极为正常的,但是,却不能据此说作者就是作品中的某个人物。

第二,贾宝玉、曹雪芹不是忏悔者。首先,我们应该弄清贾宝玉是否因生活窘困、爱情失落、功名受挫而忏悔?贾宝玉曾经以己度人,以为世上的女子都仰慕他,然而,龄官对

*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2009年人文社科类科研计划项目“红楼梦接受研究”阶段性成果,项目编号:09Jk194。

* 作者简介:伏漫戈,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,文学博士,主要从事明清小说研究。

贾蔷的痴情,对他的冷淡,让他明白了世上的情缘各有分定。此后,渐渐改变了“泛爱”的性情,对林黛玉用情日渐专一。贾宝玉对众女子体贴尊敬,可是,他“情不情”的行为不被她们理解,有时他为此感到苦闷,但是他从来也没有为自己的付出感到后悔。在他和众女子的关系中,没有辜负、玩弄过他人的真情,金钏、晴雯之死、芳官、四儿被逐责任不在贾宝玉,林黛玉的悲剧他也无力改变,虽然他为此而自责、而痛不欲生,恨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她们,这种自责恰恰表现了贾宝玉对她们爱得深、爱得真。但是,贾宝玉出家绝不是因为他把众女子的悲剧归咎于自己,感到愧疚,为了赎罪而出家。因此,他不是那个聂赫留朵夫式的因忏悔而赎罪的形象,更不是张生那样始乱终弃、文过饰非的伪君子形象。所以,认为贾宝玉为情孽而忏悔是没有根据的。贾宝玉一贯厌恶功名,从来不为功名投入感情和精力,在后四十回里,为了报答亲恩,也为了离开那个无情的地方,贾宝玉被迫参加科举考试,考中举人后随即出家,出家后被皇帝敕封为文妙真人,所以,他也没有必要为功名而忏悔。从后四十回看,贾府被抄之后,又归还家产、爵位,而且兰桂齐发,重振家声。从脂评看,在曹雪芹原稿中贾府被抄,贾宝玉被关押在狱神庙,林黛玉泪尽而逝,贾家彻底败落,贾宝玉悬崖撒手,但是此后的事情却不得而知,由此很难判定贾宝玉为功名、贫困而忏悔。其次,对照曹雪芹的生平来看,他是否为生活窘困、爱情失落、功名受挫而忏悔?曹家三代四人任江宁织造,康熙皇帝在位时,曹家享有富贵荣华,雍正时期败落。曹雪芹晚年生活贫困,过着“卖画钱来付酒家”、“举家食粥酒常赊”的日子,曹雪芹以布衣终老,不知他是不屑于功名还是没有机会求取功名?从敦氏兄弟的诗看,曹雪芹工诗善画,其诗“直追昌谷破篱樊”,其人“高谈雄辩虱手扪”、“步兵白眼向人斜”,从现有文献无法断定曹雪芹为生活窘困、爱情失落、功名受挫而忏悔,因此,认为曹雪芹是一个忏悔者的观点失之武断。

一些研究者认为贾宝玉是一个忏悔者,主要依据有三:其一,贾宝玉与甄宝玉分道扬镳,由此可见,作者肯定甄宝玉的选择是正确的,以此表达忏悔之意。事实上,书中明确交代贾宝玉对甄宝玉的改过自新嗤之以鼻,又何来忏悔?更何况这一情节见于后四十回,并非曹雪芹的原作。其二,“顽石”充满了忏悔的寓意。“顽石”并非象征贾宝玉无用,而是说他的性情、人与世俗格格不入,这可以从敦敏《题芹圃画石》得到印证,诗云:“傲骨如君世已奇,嶙峋更见此支离。醉余奋扫如椽笔,写出胸中磈礲时。”^{[1]P6}其三,《西江月》词寄寓忏悔之意。以世俗眼光看,贾宝玉确实是无所作为的败家子,但从《红楼梦》看,作者并不是以功利态度看待贾宝玉。贾宝玉天资聪明,杂学旁收,并非不学无术者,他无意于功名,喜欢无拘无束地生活,寻求知己之爱,他孝敬家长,心地善良,以“情不情”对待一切人、事、物,当然他也有缺点,好享受,缺乏生活能力,有纨绔习气,他的人生定位不符合世俗的价值观念,最终为那个无情的世界所不容。作者对贾宝玉既欣赏、喜爱又同情、怜惜,对世人的偏见表示不满。作者是采用欲扬先抑、寓褒于贬的手法来刻画贾宝玉的。

第三,作者自述创作动机不能证明《红楼梦》的主旨是忏悔。作者说:“欲将已往‘背父兄教育之恩,负师友规谏之

德,以致今日一事无成,半生潦倒之罪,编述一记,以告天下人。”^{[6]P1}任何一个人处在困境中,追怀往事时,都会感慨万千,上述言论只是一般性的感喟,并非认真的忏悔。在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主旨时,我们不仅要作者说了什么,更重要的是看他写了什么。从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看,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一旦形成,就会按照生活固有的逻辑行动、发展,往往不受作者主观意愿支配,如果,作者一定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物和情节,这样的人物和情节就失去了真实性。这一点在《红楼梦》中就能找到例证。续作者思想平庸,不惜牺牲人物一贯的性格行为,让他们说不该说的话,做不该做的事。续作者对贾代儒的改造就是一个典型。在曹雪芹笔下,贾代儒昏聩而无责任心,把家塾管理得乌烟瘴气,续作者热衷功名,他不满意曹雪芹把贾代儒塑造成冬烘无能之辈,因此,在后四十回里,有意把他刻画成一个敬业又善于因材施教的学究,一有机会就让贾代儒大谈道德文章,施展其八股才华。经过贾代儒的严格教导,厌恶八股文的贾宝玉,不再讨厌八股文,并且严肃认真地训练写作八股文。续作者的这种改动,破坏了贾宝玉的性格,损害了作品的主题,《红楼梦》“大旨谈情”,在曹雪芹笔下,我们看到道德文章熏陶出来的是贾雨村之类的贪官,贾政一流的庸人,贾敬辈迷信自私的人,更有贾赦、贾珍、贾琏这些无耻之徒。由此可见,即使作者想把贾宝玉塑造成忏悔者,但实际上,贾宝玉并不是一个忏悔者,那么作者的主观意图和作品的客观描写并不一致,忏悔的主旨就无从体现了。

第四,在贾宝玉身上看不到“补天”思想,曹雪芹塑造贾宝玉也不是为了自忏。首先,要理清“补天”的含义。“补天”神话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,主要指成就功业,造福苍生。脂评和清朝文人诗文中所说的“补天”是指补离恨天、情天、奈何天,即人生的缺憾、悲剧。戚序本第三回回后总评说:“补不完的是离恨天,所余之石岂非离恨石乎。”^{[7]P95}话石主人在《红楼梦本义约编》中说:“《石头记》开卷言无才补天,作者自恨缺陷难补也。”^{[1]P179}卢先骕的《红楼梦竹枝词》云:“娲皇不补奈何天,放下瑶台女谪仙。”^{[1]P500}王堉《增刻红楼梦图咏》有:“精卫有灵填恨海,娲皇无计补情天。”^{[1]P535}这几例诗文中所说的“补天”都是慨叹人生的缺憾难补。在《红楼梦》之前及同期的小说中,常以“补天”喻补人生的缺憾,《五色石》的作者笔炼阁主人自道创作动机时说:“《五色石》何为而作也,学女媧氏之补天而作也。”^{[8]P1}“吾今日以文代石而欲补之,亦未知其能补焉否也。”^{[8]P2}笔炼阁主人认为人生有诸多缺憾,意图用自己的作品加以弥补。《红楼梦》的续作者们正是出于补缺陷的心理续写、翻写此书的。郑师靖《续红楼梦序》记载他的朋友雪坞“将蕙返魂香,补离恨天,作两人再生月老,使有情者尽成眷属,以快阅者心目。”^{[1]P43}曹雪芹和这些企图“补天”者的审美观不同,他对人生的缺憾既同情又无奈,所以他悲叹无才补天,但是他不愿意把人生的悲剧写成喜剧,用虚假的团圆“补天”,因为这样的作品“大不近情理”,他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“实录其事”,创作“新奇别致”的作品。在《红楼梦》研究中,“补天”一词渐渐被赋予政治色彩,解璠居士在《石头臆说》里说:“补天犹言补衮,未得补天谓未经世用,无补衮之功也。”从中可见“补天”被赋予补封建之天的意义。陈蜕在《列石头记于子部说》中认为:

“其意多借宝玉行为谈论而见,而喻以补天石,谓非此则世不治也……”^{[1][P269]}以“补天”喻用共和制改造帝制。邓狂言在《红楼梦释真》里说:“炼石补天,是为汉族开基之始。单单剩下一块未用,弃在青埂峰下,青者清也,言其为汉族历代君主所弃,屏诸四夷,不与同中国之义也。”^{[9][P3]}邓狂言文中的无材补天指满族被拒绝在华夏文明之外。到了20世纪60年代,“天”便象征封建制度。出于某种信念或政治需要阐释“补天”的含义,不符合《红楼梦》的情节、人物,也不符合曹雪芹的原意。“忏悔”说中的“补天”是指补曹氏之天,朱寿桐说:“由于作者写作《红楼梦》时已经站到了正统的‘教育’、‘规训’和‘补苍天’、报家国的高度忏悔自己的过去”^{[4][P108]},“作者一方面表现着难以遏抑的忏悔意向,一方面又悲哀地感到,作为一个‘无力补天’者,他无法担负起对于家族、对于过去时光的责任……”^{[4][P110]}

我们可以从人生悲剧、成就功业、挽救家族几方面,分析贾宝玉、曹雪芹是否想“补天”,补什么“天”。贾宝玉是贾母最喜爱的孙子,王夫人现存唯一的儿子,贵妃最疼爱的弟弟,在贾府的地位极为优越,除了害怕父亲让他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外,贾宝玉的生活是愉快的。他的理想是让所有的姊妹都陪伴在他身边,他死了之后,她们用眼泪埋葬他。原本美好的生活,渐渐出现种种不遂意之事,秦可卿死了,金钏、晴雯也死了,芳官、四儿被赶走了,宝琴、岫烟、湘云、迎春要出嫁了,面对这些悲剧和缺憾,他只有悲痛,却毫无办法。黛玉之死是他终生难以治愈的伤痛,面对所爱者的悲剧及自己的悲剧,贾宝玉痛心疾首地呼号“无材补天”。贾宝玉一向厌恶功名,不愿意和做官的人来往,不愿意听和仕途经济有关的话,没有建功立业的抱负,愿为闺阁良友,乐此不疲地调脂弄粉,心甘情愿地做小伏低,他的人生追求是悠游自在地和心爱的女儿们闲聊、游戏、赋诗、下棋……自在风雅地度过一生。他从未想着去“补天”,所谓“无材补天”就是宣告自己不具备符合世俗需要的才能,对此,他根本不感到惭愧和懊悔,也不在意别人视他为无能、乖僻之辈,我行我素地按自己的方式生活。贾家的经济每况愈下,家长希望贾宝玉用功读书,由科举步入仕途,报答天恩祖德,使贾家兴旺昌盛。为此,两位国公拜托警幻仙子引导他走正路,他的父亲以贾雨村为榜样教育他上进,他的姐妹、丫环通过各种方式劝说他改过。然而,贾宝玉无动于衷,他不喜欢读圣贤书、学八股文,讨厌当官做宰,光宗耀祖,他陶醉于移人性情的闲书中,把全部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和林黛玉的恋爱、对众女儿的体贴、对花草鱼虫的关心,贾宝玉并非叛逆,但是“情不情”的性格,令他不以家族的利益为重,这一点作品中有详尽描写,王熙凤批评贾宝玉缺乏管理家庭事物的能力,贾宝玉对探春兴利除弊不以为然。贾宝玉不补贾氏之天的原因在于,要做一个于家有用的“补天”者,就必须抛弃“情不情”成为贾雨村、贾政一类人,这是贾宝玉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做的事,为此他宁愿放弃父母、姐妹、妻子乃至整个世界。贾宝玉这样一个人,怎么可能为了不能替家族“补天”而忏悔呢?

从第一回作者自述、绛珠仙草和神瑛侍者的故事、英莲的命运,可以窥见作者的人生缺憾。甲戌本第一回在“无材补天,幻形入世”旁有侧批:“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愧。”^{[7][P37]}

脂评的作者了解曹雪芹的人生缺憾,才有这样的评语。在作者的生活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,他曾经关心和爱护的一些女子,她们是他的姐妹、爱人、朋友,她们是纯洁、善良、聪明的女子,作者真诚地体贴、尊重她们,但是,她们的遭遇坎坷,生活不幸,作者只能伤心地看着她们在痛苦中挣扎,却无力拯救,因此,他悲叹“无材补天”。除贾宝玉之外,从甄士隐的为人也可以推测作者的人生态度,甄士隐禀性宽厚,淡薄名利,以赏花观竹、饮酒赋诗为乐,作者称赞他是神仙一流的人物,可见他志不在建立功勋,泽被众生。从敦诚的诗得知曹雪芹“诗追李昌谷”,“狂于阮步兵”最后“坎坷以终”。根据文献记载,曹雪芹一生不仕,至于为何不仕却不得而知。也许作者志不在此,所以坦然地宣称自己没有建功立业的“补天”之材,也许作者的才华不是世俗所欣赏和需要的,因此在现实中遭受挫折,敦诚有诗“君才抑塞倘欲拔,不如斫地歌王郎。”作者出于怀才不遇的激愤,以“无材补天”抗议无用武之地的遭遇。不管曹雪芹是否想“补天”,都与忏悔无关,不想“补天”就没有必要忏悔,想“补天”而不能,事不由己,为什么要忏悔?从《红楼梦》的一些情节,可以感受到作者为自己家族辉煌的历史而骄傲,为它的败落而伤心,却并没有表现出忏悔的意识。曹家衰败时,曹雪芹年幼,家族败落的责任显然不能由他来承担,成年之后,他也没有机会使曹家复兴。曹雪芹作为有责任心的子孙,面对家族的衰败,自己无能为力,感到对不起祖先,自责“无材补天”,这是完全有可能的。但是,这种感情绝不是忏悔,因为不是由于曹雪芹不负责任、没有才能而损害了家族利益,当他浪子回头、良心发现之后,便对以往的错误进行忏悔、赎罪。“忏悔”说实质上视曹雪芹为罪人,认为他意识到自己的罪过后,借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宝玉表达忏悔之意。这种观点是缺乏事实根据的。

第五,作者并不相信佛道的虚无观念。理由有五点:其一,《红楼梦》中的道士、尼姑少有虔心修行、济世救人的正面形象。马道婆花言巧语,谋财害命,净虚奴役拐卖无依无靠的女孩子,王一贴混世蒙人,张道士依附权门,妙玉矫情怪僻。其二,作者笔下那些信奉佛、道者或害己或害人。贾敬为了长生不死和道士修炼,结果中毒身亡,薛姨妈等人相信和尚、道士的话,极力促成金玉姻缘,结果致使黛玉身亡、宝玉出家,宝钗守寡。其三,《红楼梦》中吃斋念佛者并不慈悲。王夫人对道士、尼姑乐善好施,可是她一发怒,便逼死了金钏、晴雯,赶走了芳官、四儿,凡此种种,看不出曹雪芹对和尚、道士有好感。其四,书中一僧一道的言论并非宣扬虚无思想。一僧一道高谈阔论红尘中的荣华富贵,触动了石头的凡心,石头想去富贵场中、温柔乡里享受快乐,从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的谈话看,他们对红尘中的乐事也有羡慕之意,所谓乐极生悲,“到头一梦,万境归空”是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用世俗生活中不幸的一面警告石头。生活中原有悲剧、喜剧,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对世俗生活的评价是客观的,他们并没有一味强调人生如梦的消极思想,如果作者相信万事万物皆空,空空道人怎么能对“大旨谈情”的故事感兴趣,而且受其感染,竟然自称情僧同时把《石头记》命名为《情僧录》。其五,人生如梦的感受并非佛家、道家的虚无思想。作者有时感叹人生如梦,这种心理是人的本能感受,昔日的繁

华如同一个美梦留在作者的记忆中,现实的凄凉又仿佛一个噩梦压迫着他,当作者难以承受内心的失落、迷惘、感伤时,他希望过去、现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幻象而非真实,借此逃避困难和痛苦,这种心理是经历过人生巨变者的自然反应。但是,不管你多么不想面对现实,你却无法逃避它,作者对此极为清醒,所以他以冷静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欢乐和忧愁,在《红楼梦》中他“追踪躅迹,不敢稍加穿凿”只是“实录其事”。总之,人生如梦的感受,并不等于忏悔,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、情感。

第六,贾政并不是作者肯定赞美的人物形象。贾政为人严肃,孝敬母亲,服从兄长,为官忠于朝廷,勤政自律,不像贾雨村那样欺下瞒上、贪得无厌,与贾赦、贾敬等人比他算得上是一个正派人。但是,作者并没有把他作为贾宝玉的对立面加以歌颂。贾政遵从礼教,热心功名,思想行为迂腐刻板。他和贾宝玉之间存在矛盾,他不满意贾宝玉只在脂粉队里厮混,不与贾雨村之类为官的人交往,不满意他只读闲书,在丽词艳赋上用功,不读四书五经不做八股。贾宝玉的行为直接威胁到贾家的未来,贾政试图用自己的想法改造贾宝玉,但是效果并不理想,虽然,他用大杖痛打贾宝玉,但是,贾宝玉宁死不改,虽然大家认为应该管教贾宝玉,但贾政痛打贾宝玉,没有一个人拥护他,由此可见,贾政的行为不得人心,作者对他的做法并不欣赏。贾宝玉挨打之后,依然我行我素。随着名利心的淡薄,贾政渐渐发现了贾宝玉的优点,不再逼迫他潜心攻读八股文,第七十八回有一段心理描写,真实地反映了贾政对待贾宝玉态度的转变:“近日贾政年迈,名利大灰。然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,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。因见宝玉虽不读书,竟颇能解此,细评起来,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。就思及祖宗们各各亦皆如此,虽有深精举业的,也不曾发迹过一个,看来此亦贾门之数。况母亲溺爱,遂也不强以举业逼他了。”^{[6][P894]}如果说作者有意把贾政作为贾宝玉的对立面,以突出贾宝玉“于家于国无望”的罪孽感,贾政为什么会放弃原则迁就贾宝玉

呢?贾政本人并非一个能够光宗耀祖的子孙,官职仅为员外郎,除勤谨之外,没有什么作为。贾政表面上积极履行严于教子的职责,实际上,对于贾宝玉的教育,并不用心。贾政公务应酬之余,乐于和清客下棋、聊天,平时极少过问贾宝玉的学习,心血来潮便检查功课,管教贾宝玉,既不寻找症结所在,也不讲究方式,只是喝斥、羞辱,似乎管教的目的不是帮助他改过,只是例行公事。正如二知道人所说:“顾平居安肆日偷,养蒙无术,时而趋庭有训,无非一暴十寒,是直纵之浮荡耳。”^{[1][P88]}从书中贾政管教贾宝玉的情节难以看出作者是在谴责贾宝玉,是在自忏。

综上所述,“忏悔”说存在明显纰缪,诸如文学观念保守僵化,误解作者的思想,人物形象分析失之片面等。由此看来,把《红楼梦》视为曹雪芹的忏悔录,立论的基础错误,证据不足,论证缺乏逻辑性,难以使人信服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一粟.红楼梦资料汇编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4.
- [2]俞平伯.俞平伯论《红楼梦》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8.
- [3]吕启祥.林东海主编.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1.
- [4]朱寿桐.《红楼梦》忏悔主旨论[J].海南师范学院学报,2001(2):106-111.
- [5]胡适.胡适《红楼梦》研究论述全编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8.
- [6]曹雪芹,俞平伯校订.红楼梦八十回校本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58.
- [7]俞平伯.脂砚斋红楼梦辑评[M].上海: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,1954.
- [8]笔炼阁编述,萧欣桥校点.五色石[M].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1985.
- [9]邓狂言.红楼梦释真[M].沈阳:辽宁古籍出版社,1997.

(上接第75页)各个大学的支持下广泛全面开展,许多大学还明文规定大学生必须做够50小时志工方可毕业。台湾大学生的志愿服务以社团等组织为依托,有固定的服务对象,形成了长期、系统的经营体系。在大学中有各种各样的志愿服务型社团,如童癌童语、世界志工社、公共卫生服务队等,学生在各个团队的培训组织下,利用节假日以及课余时间进入社会进行志愿服务,在帮助他人的经历中了解社会、在服务中寻找自身价值。

注释:

①主管机关在中央为“内政部”,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,在县(市)为县(市)政府。

②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指凡主管相关社会服务、教育、辅导、文化、科学、体育、消防救难、交通安全、环境保护、卫生保健、合作发展、经济、研究、志工人力之开发、联合活动之发展以及志愿服务之提升等公众利益工作之机关。

③志愿服务运用单位是指运用志工之机关、机构、学校、法人或经政府立案团体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“台湾志愿服务法”2001年1月20日发布。
- [2]曾华源,曾腾光.志愿服务概论[M].台湾: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,2001.
- [3]陈武雄.从“祥和计划”谈台湾志愿服务的发展[J].台湾社会发展季刊,(109).
- [4]候玉兰,唐忠新.社区志愿服务理论与实务[M].北京:中国出版社,2009.
- [5]“台湾志愿服务奖励办法”2001年6月21日发布。
- [6]古梓龙.志愿服务功能与志工型态[EB/OL].志工桃园—全球资讯网,http://www.vspc.org.tw/?g=node/174.
- [7]刘淑琼.浮士德的交易?——论政府福利机构契约委托对志愿组织之冲击[A].萧新煌,林国明.台湾的社会福利运动[C].台湾:远流图书公司,2000.
- [8]毕天云.台湾社区发展政策的演进历程[EB/OL].豆丁网,http://www.docin.com/p-41915727.html.
- [9]王小璘,陈孟娟.社区居民对健康社区认知与态度之研究[EB/OL].豆丁网,http://www.docin.com/p-22405446.html.